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发展较快，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如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深化发展中拉关系，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本文作者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曾出访美洲、亚洲、欧洲、澳洲、非洲诸国，出席多种国际会议，为推动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曾获得拉美多国授予的荣誉称号。他从实践的角度提出的一些观点，对深化发展中拉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关于加强中拉历史文化交流的几点想法<sup>\*</sup>

·李北海

**内容提要** 拉美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对中国的观察在加深、提高，并开始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观察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观察中国未来的走向以及同各国的关系。中拉历史文化交流仍处于初始阶段。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我们应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次上加强对拉美的文化交流，促进拉美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同时吸收和借鉴拉美优秀文化成果，使中拉关系的发展具有更稳固的基础。

**关键词** 中拉关系 历史文化 文化传播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取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任务，在同拉丁美洲的交流中，我们也应当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如何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发展中拉关系？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根据专家统计，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 200 多种，可见它含义的广泛。希望从事拉美工作的同志共同来做这个课题。作为一个开头，我谈以下几点想法。

### 一 拉美和世界在提升对中国的关注

近年来，中拉关系发展较快。政治上，高层交往增多，政治互信加强。拉美有 33 个国家，我国已分别与委内瑞拉建立了“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智利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同拉美这些重要国家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对推进中拉进一步合作具有重大意义。中拉之间的经贸交流有较大幅度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和提升。2006 年中拉贸易额突破了 700 亿美元，2007 年预计可突破 800 亿美元。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长，截至 2006 年底，投资存量已达 196 亿美元。

收稿日期：2007-10-20

作者简介：李北海，男，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拉丁美洲经济技术合作小组（委员会）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顾问等职务。（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京 100860）

中国企业还处在走出去的初始阶段。中国同拉美多边关系有较大进展，在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强。

中拉关系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世界上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 24 个国家中，有 12 个在拉美。这 12 个拉美国家虽然只占拉美总人口的 11% 和总面积的 5%，但不时在国际舞台上对我国进行骚扰。拉美地区还有个别国家，虽然同我国有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存在隐患。中拉双方的经贸额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还不高，约为各自对外贸易总额的 3%~4%，双方的直接投资额也不高。而且，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摩擦问题日益突出，拉美一些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实行反倾销的力度加大，有些国家甚至酝酿采取集体对付中国的某些办法。特别是西方媒体不断炒作“中国经济威胁论”，宣扬中国迫切需要能源、矿产、木材等等，宣扬中国正在世界各地抢夺资源，这类宣传对拉美国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近年来拉美国家对外政策普遍趋于务实，更加强调保护本国利益，对中国企业开拓拉美的资源，对同中国开展深层合作，开始产生某些疑虑。

<sup>\*</sup> 本文是作者于 2007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全文略有删节。

作者完成本文时，世界上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为 24 个。2007 年 12 月 28 日，中国与马拉维共和国建交，至本文发稿时，世界上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为 23 个。

从整体来看,中拉之间目前发生的一些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层面,影响还不深,互利合作仍是主要方面。但如不积极加以疏导,有可能漫及深层,将不利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认真解决经济纠纷的同时,从长远看,如何加强对拉美的历史文化交流,增信释疑,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议题。我认为国家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民间往来,到政治往来、经济往来,然后进一步上升到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所以,同拉美和世界的文化交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学者要研究的突出议题。

2007年3月“两会”期间,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有一篇书面发言,谈论如何传播中国历史文化问题,讲了我近3年在欧洲和亚洲3个国家的不同主题的研讨会上,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些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和官员,试图从中国古代核心文化中寻找现代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们认为《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直影响着中国今天的生活。他们说,中国人把商场比作战场,这就是孙子的思想;兵不厌诈,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是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到根源的。他们认为“韬光养晦”也是孙子的思想,担心中国发展成超级大国后是否会“善待”他们的国家。甚至有人把中国实行死刑同中国文化挂钩,说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复仇主义很严重。

针对这些观点,我向他们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包容性很强,古代就有过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在漫长的过程中,儒家、道家、释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很大,其他流派也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中国文化吸收了各家之长,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和”的思想;一个共同点,就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把“和”作为最高境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主流和支流,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仁爱”“和为贵”。虽然中国古代有《孙子兵法》,但这类兵家理论主要是在中国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由分裂到统一的谋略思想,表现出中华民族内部进化的一种自动力,不是用于对外扩展的主张。他们听了后,虽然个别人仍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人对我的回答表示赞同。

针对他们把死刑同“中国文化复仇主义”挂钩,我回答说,法国1793年大革命胜利后处决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革命胜利后处决了沙皇全家,

唯有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没有处死末代皇帝,而且把他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新人。二战期间,许多被中国俘虏的日本军人不仅没有被杀死,而且通过教育他们变成战后推动日中友好的积极力量。这些事实说明中华文化的宽容、深刻的理性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听后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至于拉丁美洲,最近几年我接触少了一些,但也遇到一些涉及历史文化层面的问题。

2005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接待中美洲一个国家的选举委员会主席,由我全程陪同活动。他对北京、上海的发展感到非常吃惊,提了许多问题,其中也问到中国在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同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拉关系将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拉美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我回答说,中国在历史上的强盛时期,都是对外最开放的时期,也是对外关系最友好的时期。我讲了丝绸之路的故事、唐朝高僧取经的故事、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等。通过交流,中国向其他国家传播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华文化,也吸收了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发扬光大于中国,佛教的引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国文化引进,这种交流对双方都非常有好处。我相信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它将是一个和平的强国。回顾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从来没有称霸世界的欲望,也没有海外殖民的历史。郑和七次下西洋,一直到达地中海、东非和南非,但一块土地都没有霸占,没有掠夺任何财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和平的民族,将来还是和平的民族。中国今天对外交流就是本着互利双赢的精神。他听了非常惊异,说“中国的历史竟是这样的不同,令人感动!”

2002年我陪同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访问巴西圣保罗,圣保罗州的领导人和我交谈,说他知道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问我是不是?我说,是的,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我认为中国古代实际上不止这四大发明。我以为他会问还有哪些发明,但他并没有问这类问题,而是问我:“中国发明指南针和火药,在历史上对于中国开拓对外关系起过什么作用?”我感觉他提的问题很巧妙,是用了心计的。他实际上是问中国强盛时期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于是我告诉他,指南针对航海事业可能起过一些作用,但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个内陆国家,指南针所起的作用有限。后来,西方国家将指南针应用到航海上,“发

现”了美洲新大陆。至于火药，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做鞭炮祭鬼神，二是做烟花供人们娱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从来没有“火药味”。有火药味是在近代，是欧洲人利用火药做枪炮打进中国，中国人还在用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同他们对抗，就像当年美洲印第安人对付皮萨罗（Pizarro）和科尔特斯（Cortés）一样。这位领导人连连说“原来是这样”，说他们对中国历史知道太少！

以上事例说明，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对中国的观察在加深，在提高，开始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观察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观察中国未来的走向以及同世界各国的关系。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这类问题会越来越多。对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历史文化的深入交流，作出准确的回答。最近大家谈论的“软实力”，说到底就是文化的影响力。

## 二 文化交流：广度和深度两个层次

拉美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媒体的影响较深，对中国的了解是一种不真实的、扭曲的信息。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才有中文报纸，内容也相对简单。中国的电视在拉美需要加装特殊的设备才能接收，当地一般老百姓还是很难看到。在拉美书市上，很少看到中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绝大多数是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或者是西方研究机构写的，但这些书的内容似是而非，真假混杂。近年来中拉文化交流不断增强，在拉美我们的声音逐步增加，但还有值得努力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国力比现在弱得多，但还能在拉美看到介绍中国的一些杂志，比如《人民画报》和《中国建设》，以及介绍毛泽东主席的小册子或者毛泽东的著作，等等。当时是靠国家支持，现在主要靠市场运作，这是不够的，我们在拉美的市场还不成熟，国家支持的力度应加强。

对拉美文化交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面向那里的人民大众，通过大众化的形式，如文化周、文化月、文化年，以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广泛传播。例如，向当地人民展现我国56个民族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新的文化创造，形式丰富多彩，可以吸引当地民众的兴趣，使他们喜欢中国。大众文化传播方面，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明显的成效，但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另一个层次是面向拉美的高层、精英层。他们

多为政治策划者、文化传播者、社会管理者、企业领导者，是一些有知识、有能力、社会影响广泛的人物。他们不满足于大众化的文化形态，而是希望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就中华历史和文化的精华同他们充分交流，让他们看到一个深层次的、这方面的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应不断加强。

我认为加强同拉美高层的交流，可以侧重在两个方面多下工夫。一是充分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的思想。贯穿中华文化几千年包括强盛时期的对内对外政策，是一种“和”的思想，“和为贵”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精华。二是充分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核心。我认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向、和平外交政策、和谐社会理念、和谐世界主张，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植根于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基础。如果就这两个方面形成一批有理有据、情文并茂的精品力作，并以拉美人易于接受的方式，通过政治界、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和新闻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一定会积极促进拉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深层的了解，使中拉关系的发展具有更稳固的基础。

## 三 中拉文化交流的易与难

拉美国家目前对中国的某些疑虑，有的是由局部经济利益矛盾引起的，有的属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不够了解。这些疑虑，不同于那些由于历史积怨或领土领海纠纷而产生的心理障碍，不同于那些由于地缘政治关系而对中崛起所产生的担忧和警惕，也不同于西方某些大国由于政治偏见或政治需要而制造谎言或媒体炒作。拉美国家有过长期受殖民主义者压迫的历史和长期受外国不平等待遇的现实，同中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拉美远离我们，没有什么深层的障碍。

从历史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柔性文化深刻的理性、宽容和人道精神与西方传统文化完全不同，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刚性文化，进攻性、排他性很强，曾给世界和拉美带来深重苦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以近30年中国经济巨大发展为基础和人民生活改善为表现，对拉美具有很大吸引力。在这两个方面，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在拉美的传播空间很大。

我曾经应巴西政党的邀请，到里约热内卢某学院介绍中国情况和对外政策，到场的听众坐满阶梯教室，主要是大学生，也有不少教师，他们听得非

常认真，提了不少问题。有的人甚至问中国为什么要制造原子弹？会不会使用原子弹？我回答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大，但道理很简单，打个比方说，现在有强盗手里拿着大刀，对我构成了威胁，我需要打一把大刀来保卫自己，有了这把大刀放在枕头边，睡觉就感到安全一些，原子弹就起这样的作用，它的意义不在于使用，而在于拥有，中国永远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不会使用原子弹，但是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台下又有人提问：你说的强盗指的是谁？我回答说，我没有指任何人，我是在作比喻，强盗这个词在葡萄牙语字典中有明确的解释，请你去看一看，就会很清楚的。有人继续问：我们巴西没有原子弹，你认为巴西安全吗？我回答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们美丽的巴西，你们安全不安全，我不知道，这完全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继续讨论吧。会议结束时，台下一片笑声和掌声，反应非常热情，许多学生围上来交谈，有的学生告诉我，他很喜欢我的演讲，更喜欢中国人的谦逊（humilde）。因为我在介绍我们的成绩时，也讲存在的问题，讲我们同世界的差距，特别强调巴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长处和经验。所以，我认为拉美人的心理和我们是相通的，我们容易互相理解，他们对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对于文化交流来说，心灵相通，没有成见，是个很重要的条件。

还有一点也很有利。拉美地区思想比较开放、开明，各种思想、思潮，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都比较包容，除了个别国家外，拉美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制，世界所有类型的政党和思潮在这里几乎都有。我在中联部时期也曾经分管过对其他地区的工作，同许多国家有所接触，相比较拉美最宽容，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尤为明显。我记得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政治风波的时候，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各国政党纷纷效尤，以各种方式对我国加以抵制，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交往暂时遇到了困难。这时，拉美各国尽管受西方媒体的影响认识也很混乱，但是拉美各党各派反应还是比较克制的，除了个别党派有点过激，基本上都同我党维持了正常关系。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那时出国首访选择拉丁美洲获得成功，畅通的党际关系渠道起了重大作用。政治风波后，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党国际，反应非常强烈，紧锣密鼓地准备发表声明谴责我党。作为社会党国际第二大区域的拉丁美洲成员党的领导人，采取比较理性的态度，共同进行了积极斡旋，后来欧洲社会党放弃了既定安排。这件事

说明拉美人能够理性地对待不同政见的问题，也充分说明拉美政治思想的包容性。

拉美大多数国家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各派别之间也具有较大的宽容精神。我记得哥伦比亚自由党执政的时候，我去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当时自由党的领袖米切尔森（当过总统）带领我们到议会，同所有的议员见面，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全体议员都热烈欢迎。哥伦比亚自由党分为三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办公楼，甚至有自己的“派旗”。三派都请我们去座谈，他们还授予我哥伦比亚自由党荣誉党员和“派员”称号。拉美国家一般都有好几个政党，党员和领导人不断“跳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党同伐异”严重的情况。这些都体现了宽容精神。

这些事实说明，拉美文化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观念是比较接近的。这是我们做工作很有利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拉美工作，特别是传播中国历史文化就很容易。拉美工作也有困难的一面，否则，为什么拉美还有12个国家同中国没有建交，是世界上没有同中国建交国家最多的地区？为什么有一些同我们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还在常常摇摆？这就说明拉美有自身的问题，拉美人虽然热情豪放，但有的人比较松散随意，有些政客说话不算数。我经历过的这类事件不少，有的可谓令人瞠目结舌。2002年我率全国政协外委会代表团访问加勒比某个同我未建交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有中国前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和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苏振兴教授。因为该国总统曾经访问过中国，我陪同他全程活动，所以应该说是老熟人，但那时他还未上台，现在他当了总统。他知道我来，安排会见我和代表团。一见面，他非常热情，快步向前欢迎我，称“老朋友”“老同志”，又拍肩膀又拥抱，说多年不见，今天见面真是太高兴了，并叫记者“赶快过来拍照！”等等。他对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表现得非常热情。入座之后，没有说多少客套话，他就主动表示非常想念中国，希望再去中国。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他再次访华，并希望总统先生能够推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他说，“我一定访问中国”，不论任何方面会有什么反应，“我去中国的决心已定”。并且立即拿起电话同外长通话，商定了访问中国的时间、路线和随行人员，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说得很清楚的。随后中国方面对此作了认真对应。但过了一段时间，预计访问的期限已过，仍没有任何动静。后来再一了解，原

来他改变了主意，没有作一句话或一个字的解释。总统是何等人物？言而无信何至如此地步！这说明有些拉美政客有他的弱点，从更深一层来讲，有的相当腐败，见利忘义是比较严重的。台湾就利用了他们的这个弱点。而我们的外交有高度的原则性，有高尚的道德精神，我们不搞“金钱外交”，因为道理很简单，拿金钱买来的外交是不可靠的。我们要靠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文化感召力，这些才是可靠的。我相信凡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国家，凡是有远见的严肃的领导人，迟早得选择同中国建交。中美洲一些同我未建交国的领导人我比较熟悉，实际上他们对台湾问题很清楚，同我们的国家关系之所以举步维艰，说到底就是一个“利”字。这个利不仅是指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主要是指他们所关心的一己私利。但是，时间对我们有利，我们要有耐心。中国的影响力在提升，他们同中国不建交，日子也不一定那么舒服。中国的影响力，我们坐在家里体会不出来，到了拉美体会就深刻了。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依我看拉美的某些政客，想既同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又想表现自己清正廉洁的形象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另一方面，从更深一层来说，我们也应看到，同拉美进行文化交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长期打算。欧美文化在拉美的传播已经几百年，特别是随着当代高科技的发展，欧美在拉美传播文化和信息的机制完善、覆盖全面，把西方的一套历史观、价值观以及对国际、地区、甚至对中国发生的大小事情的政治导向传遍全拉美，从而建立起欧美文化先入为主的趋势。

拉美媒体关于中国的信息多来源于西方主流媒体，而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多是不公正的，经常进行负面炒作。过去的一些老题目，像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只要有就会重新翻出来。至于新的题目，如中国盗窃技术，中国黑客攻击美欧国防与防务中心，中国有毒产品、食品，中国钢铁威胁，中国抢夺世界资源，中国军事扩张等等，一个接一个地制造出来。总之是要不断给中国制造负面影响，有的属于小题大做，有的完全是无事生非，先把舆论造出去，先入为主；等你在后面再去澄清，负面影响已经造成，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

反观我们自己，中国同拉美的文化交流，虽然也有相当的年月，但是真正大规模的交流还处在初始阶段，特别是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覆盖广、可持续、可深化历史文化交流的机制还在探索、建立和

完善的过程中。例如孔子学院，据统计在全世界已经创办了 200 多所，但在拉美还不多，墨西哥建了几所，其他少数国家还在探讨之中。又如中国和非洲建立了中非论坛机制，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建立了中阿论坛机制，这两个机制包括了中国对全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长效对话机制。中国同拉美虽然也有多个区域或次区域对话机制，但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涵盖拉美所有国家的长效对话机制。其他传播方式，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广泛传播系统如电视、网络、空中讲堂等形式都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但不论哪种方式，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也就是广交朋友，朋友越多越好，层次越高越好，要在各国社会精英层形成一批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现代文化、对华友好的中坚力量，做到不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国家之间的关系都能继续平稳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时间和耐心。所以，如何把中华文化在拉美传播的比较优势，变成中华文化在拉美的实际影响力，应当说是任重道远。我认为，面对欧美文化的优势，如何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推广出去，这是一个可能比经济竞争更为复杂的挑战。

#### 四 对外文化传播要加强精神引领

拉美和世界各国都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说明中拉关系和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一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少数人办外交、少数人办对外宣传的时期，我们已经走上了一个新台阶，是一个大外交、大传播的时代。我认为，主要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能够加强精神引导。

一是我们国民的行为。国民行为是一个国家文化素质的动态表现。我们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国外，世界各地包括拉丁美洲，都有中国人的身影，我们文明不文明，礼貌不礼貌，以什么姿态同世界交往，这是随时随地在影响中国形象的。所以说中国国民在国外是中国文化活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一个形象大使。这个话是我国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在“两会”上提出来的，我有同感。中国有几百万、几千万人在国外，我们的行为，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传播中国文化。我们要引领人们的精神，给他们一种积极的导向，使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二是企业的产品。企业的产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物化表现。世界许多国家我们并没有去过，就是

今天，出过国的还是少数人，我们对许多国家往往是通过它的产品来了解的。现在我们企业的产品已经遍及全世界，产品质量的好坏，不仅仅事关企业的利润高低，实际上是在每时每刻向国外展示着中国文化的素质。还有企业的诚信度，企业同合作者是否双赢，企业参与当地公益事业等，这些都在体现中国文化。所以我们也应当引导企业的责任感，加强企业对产品质量、诚信的重视，不仅仅从经济效益来看，还要从向整个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高度来严肃对待。

三是文化本身。我主张把文化作品同“文化产品”相区别，不能一概叫“文化产品”。从狭义来讲，我主张文化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以及其他通过表演或制作的艺术品等，都应当更多表现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刻意地为了迎合一些低级趣味，为了简单的票房价值，去侧重反映我们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文化作品就其重要性来说，是最核心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文明最集中最突出地反映在文学艺术作品上。比如，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虽然老子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他的作品达到了相当高的思想文明境界，所以能够流传到今天。孔子思想伟大，他的作品也不多，之所以流传至今，就因为反映的是他的思想精华。现在我们市场上的文化作品多不多呢？应当说是历史上最丰富的时代，但精品不是很多。而那些以“娱乐”之名一味打打、厮杀的文化产品，不仅不利于我国的对外形象，而且贻害深远。我们需要的是在精神上引领人民大众，引领企业，更应引领文化界，将中华文化的精华充分展现给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从更深层次上了解中国。

## 五 拉美优秀文化：“他山之石”

同拉美的历史文化交流，不仅是传播中国历史文化，它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拉美有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成果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现代世界存在不同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矛盾，并表现为摩擦多发性、复杂性、持续性特征，世界很不安宁。我国也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拉美是世界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文化汇合之地。土著印第安人后裔在一些国家仍占相当比重，欧洲和非洲后裔比重很大，亚裔（包括阿拉伯人）也不少，各种族、民族融合已经几代人，甚至十几代

人。但是种族隔离、民族分裂、教派矛盾、不同文明冲突现象在拉美所见甚少，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问题有所不同。我曾同巴西一位著名政治家探讨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你怎么界定巴西的民族和种族？他说，巴西人就是巴西人，每个个体有所不同，但不存在民族、种族之分，如果要分，巴西人可以简称“牛奶加咖啡”，只能说你牛奶多一点，你更白一点，他咖啡多一点，他更黑一点。我问，巴西人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呢？他说，巴西人就有两大信仰，一是桑巴，二是足球，其他无所谓。我问他，巴西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什么？他说，主要是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问题。我问他，巴西的政治分野是什么？他说，主要是对穷人和富人的政策。

几年前我陪同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访问巴西玛瑙斯市，恰逢玛瑙斯建市100周年纪念，全城举行狂欢节，从市长到民众，以同一个节拍、同一个音乐，边唱边跳桑巴舞，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十分壮观。我告诉领导同志，巴西举行狂欢节的时候，全国都这样狂欢。他非常振奋，很感慨地说：我们国家就缺少这样一种能使全中华民族同歌共舞的形式，我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汉族也有秧歌、花鼓灯一类民间歌舞，但没有一种能汇合全中华民族共同歌舞的形式，这真是一大缺憾。他对巴西的创造性文化赞叹不已。

我同拉美长期打交道，同拉美人接触很难感觉到民族、种族、宗教、文化之间的隔阂，从拉美人身上感受到，拉美历史文化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有它的特殊创造性。拉美当然存在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我们研究的课题。我认为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现象是：为什么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很少以诸如教派纷争、民族分裂、种族隔离、文化冲突等形式表现呢？这是否同他们着力提倡全民族的共性，而不是突出不同民族的个性有关呢？为什么许多著名的国际歌舞，不仅桑巴，还有探戈、伦巴、恰恰、热舞等，是拉美国家首创为全民共乐而后流传到全世界，成为世界性歌舞呢？

我认为，拉美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深层的精华，有待我们去探索、发现、思考，这应当是我们同拉美历史文化交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对于我们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一定会发挥“他山之石”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刘维广）

## Abstracts

### How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pp. 9 - 14)

Latin America has been watching closely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have been proceeding forward rapidly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but cultural exchanges are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rise of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China needs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Latin Americ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y so doing, Latin America can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whereas China can also know Latin America better.

There are two ways of promoting bilateral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is regard. On the one hand, the exchanges should target the general public; on the other, they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the Latin American elites.

(Li Beihai)

### Latin American Situations in 2007

(pp. 15 - 29)

Latin American economy in 2007 continued to grow for the fifth consecutive year, bu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growth for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Exports declined, causing unfavorable repercussions on the current account, but consumption continued to grow.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remained stable,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economy to resist external shocks was strengthene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region's economy at present include rising inflation pressure, macroeconomic im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rom globalization. For 2008 the region's economy will grow at a lower rate and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would face new challenges.

In 2007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witnessed less "hot spots" as the region was undergoing relative stability, though in some countries there was political conflict. Several medium- and small-sized countries held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ich produced no surprising outcome. The left-wing governments continued to seek new development paths, but those in Venezuela and Bolivia met with severe challenges in their efforts. In the near futu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given to: 1) the prospects of the region's political system,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major countries; 2) changes of policies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the countries under the left-wing government; and 3) the upcoming election in Cuba.

In 2007 Latin America's so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continued to show improvement and social situations remain stable, though social conflict of low intensity took place from time to time and new factors of instability appeared in some countries. Most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made greater efforts to adjust and/or implement new social polici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al development was reinforced. Moreover, 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ut forward the notion of social cohes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help resolve some of the social problems in the regio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djusted their foreign policies in 2007. The left-wing governmen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radical left, made the U. S. -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more uncerta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designed